

T 3190/4074.81

UNIVERSITY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Y  
MAY 19 1956



臣子同一心志孝非二道孝不顯於親非忠也忠不  
顯於君非孝也忠孝之道大矣然其說雜見於易書  
詩禮春秋中庸論孟取其要而已矣惟孝經一書最  
仲尼曾子之問答其詞詳其義明事親之道備矣而  
彭顯無金者也馬融生於漢末夫聖賢數百餘載  
之前作忠經凡十有八章其教人之心不其至乎參  
贊天地之化育而忠者人臣事君之道而忠經之作也則  
以忠於君自王守宰兆人為學忠之道果何窮於



忠經序

臣子同一心忠孝非二道孝不顯於親非忠也忠不顯於君非孝也忠孝之道大矣然其說雜見於易書詩禮春秋庸學論孟舉其要而已矣惟孝經一書載仲尼曾子之問答其詞詳其義明事親之道備矣而忠則無全書也馬融生於漢末去聖賢數百餘歲擬之而作忠經凡十有八章其教人之心不其至乎然嘗讀而疑之忠者人臣事君之道而忠經之作也則以聖君冢臣百工守宰兆人爲序忠之道果何與於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印



君哉蓋人君上事乎天下事乎地中事乎宗廟盡其  
心焉則忠之大也君者冢臣百工守宰兆人之天也  
如之何而不忠於君哉位冢宰正百工罔不同心以  
匡乃辟此冢臣之盡心於君者也有官守者盡其職  
有言責者盡其辭夙夜孜孜各務盡其所當爲此百  
工之盡心於君者也賦役之均撫字之勞使民安於  
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者此守宰之盡心於君者也耕  
而獲蚕而績出谷米布帛以供其上者此兆人之盡  
心於君者也貴賤雖殊而所謂忠者則一馬融之意

蓋可知矣然孝之爲經則欲以孝移忠忠之爲經則  
欲以忠顯孝觀其保孝行一章得非以忠孝不可釐  
而一之哉吾王肇國西土以忠孝爲藩嘗謂陳南賓  
曰孝經一書其來尚矣雖閭里童穉皆習聞之而忠  
經則罕見焉於是刊而布之以廣其傳噫王之盛心  
可謂至矣讀是書者觀馬融鄭玄之經註以求忠之  
爲道則比食君之祿儋君之爵者可不一德一心相  
與享太平之福哉

申鑒序撫文

陳仁子



荀悅申鑒范曄漢史槩纂其畧今所刊乃川漢全本也士有抱經世之畧厄於世而不得聘者君子諒之黃星啟符當塗氏之子睥睨神鼎仲豫仕建安遷秘書監侍中日與荀彧屈情申志皆誅死仲豫申鑒之作畧不敢及此如醫王用藥可療外邪不可固根本乃全身以免其執何如也嗚呼溪水洪流撼吞城郭處其中者溺而死坐其傍者饑而死融與彧皆溺矣仲豫無所用力其猶饑而死乎讀申鑒者亦可諒其志已

洪範後序

劉三吾

皇上宵旰圖治留心經學以爲六經莫古於書帝王政事亦莫備于書讀書弗本其行事而徒求之乎文字非善學者也旣厯膚思發抉奧義爲書若干篇矣獨是洪範大法本諸天道體之人君驗之民生未易推測卽鸞輿日所戾止勅寫是編揭之座右朝夕顧諟一旦心領神會有得焉乃撥幾冗爲之註釋自一五行逮九五福在天也鑒以神明在君也端以治道在民也振乎五常於是九疇大範粲然復明不洛龜



出而書再呈不禹箕武會而神與交大哉聖訓於世  
詎小補哉以臣三吾嘗習是經叨忝近侍日獲與聞  
敢僭序其後竊惟道之原出于天顯于數畀之聖君  
傳之賢臣顯道所繇以明聖哲所繇以傳者也故禹  
聖神克副上帝之鑒洛書用以畀而九疇叙焉箕子  
賢克會神禹之心洪範因以推衍而周武傳焉非偶  
然也然道不能必其恒顯而弗晦顯之有其時書不  
能必其恒傳而弗墜傳之亦必聖當大明之世遭聖  
明之主是使九疇之鬱於簡冊者日融怡乎聖情之

陶寫是編行世上之以續禹箕武中之以福當世生  
民下之以開千萬世之大平豈徒訓釋云乎哉

雲陽集序

謝鐸

士有不爲世用而又能隨世自立以必盡其心之爲  
慊是固古之所謂豪傑而君子不以爲過者也嗚呼  
若雲陽先生李公真其人哉當其時元有天下幾百  
年其季也世道日趨於變而遺親後君之禍成矣先  
生起進士高第官翰林方駸駸嚮用願以親故就養  
江南暨其國之將亡則又慨然欲效一障以畢事君



之義不已則竟辭新命沈晦悲惋終其身而不悔焉  
嗚呼生長其世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卒能以古道  
自勝不誠振拔流俗也哉或謂豪傑若先生者既非  
元所得而用則當起而佐我國家維新之治殆不爲  
過噫王彥章一鐵鎗雄耳梁之天下不免篡逆竟事  
梁以死君子猶有取於其忠况文章德業若先生者  
又何可以其世而論之哉若曰生非其時其出其處  
有不得不爾者則固先生之所深悲而不幸之嘆亦  
君子所不敢後焉者也先生諱祁字一初長沙茶陵

人今學士賓之公實其族裔文章行業上光厥祖蓋  
李氏之澤積之久而發之遠有如此者抑天之所以  
塞先生者將大昌於後人乎初先生自茶陵避地吉  
安之永新旣沒因以塋焉學士公嘗表其墓今顧君  
天錫守吉安又以爲鄉邦典型之思文之在先生誠  
不可缺而舊本日以放失抑亦先生不能不致意於  
後人者將重刻之以圖不朽鐸託交學士公最深且  
从知先生之履歷甚詳因叙論之以歸諸顧君或者  
先生用世之志得以少白於天下後世若乃其文之



傳不傳則豈微言所得而重輕之哉

懷麓堂稿序

楊一清少傳

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立功立德立言是已今天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固無俟于所謂立言者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叙之爲文咏歌諷諷之爲詩可以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則用之朝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謂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今少師致仕西涯李先生以扶輿間氣挺生於重熙累洽之朝弱冠入翰林已

負文學重名金梓所刻卷帙所錄幾徧海內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爲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指授輒有時名中年亦深造遠詣比掌帝制登政府則又衍而爲經綸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國是變士習裨政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名言者矣且文至今日而盛而弊亦隨之故連篇累帙盈天壤間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超然自立於世者蓋亦不數見已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無足取彙而閱之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純好摹擬者傷于局而不暢近或習爲瘦辭硬



語使人不復可考以是爲古所謂以艱澁文淺近有  
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才絕識獨步一世而  
克之以學問故其詩文澁厚渾雄不爲屈竒可駭之  
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  
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  
則彼月煉旬鍛以求工者力追之而不可及也譬之  
大人君子冠冕佩玉雍容委蛇於廟堂之上指麾百  
執事各任其職未嘗有叱詫怒罵之威而望之者起  
敬輒之者傾心至其衆體具備無所不宜探之而益

澁索之而益遠則如大河之源出於崑崙至於積石  
又至於龍門底柱旣乃吞納百川以達於海涵浴日  
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於乎至矣孔子曰有德  
者必有言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  
下而自視歆然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  
恒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有以立於  
世者而謂其不本之德不可也先生嘗自輯其詩文  
凡九十卷總名之曰懷麓堂稿詩稿二十卷文稿三  
十卷在翰林時作詩後稿十卷文後稿三十卷在內



閣時作南行稿北上錄則附於前稿之末講讀東祀集句哭子求退諸錄則附於後稿之末以皆雜記故不入卷中徽州守熊君桂先生禮闈所取士間從所知得副本乃謀諸同知王君仲仁輩刻之郡齋走書京師索予序予辱先生知與四十年多所規益每有撰述輒爲指摘疵垢不少隱顧庸惰不立少而學焉老而未能測其谿徑况望窺其室堂哉然平生企慕之懷得托其姓名於不朽以爲幸而熊君汲汲公善之心亦不可以不白故僭爲之言先生所著別有燕對錄藏於家及密勿章疏文字甚多人不及見予亦乏內閣如得窺見之若致仕以後詩文則別爲續稿他日當必有傳之者

馬村竹稿序

皮東山貢士

細沈生大行譚公居雩村因號焉既卒子光進輯其所爲詩凡若干首將刻以傳皮子序之曰古之詩八其所以鳴於天下後世者率以其格之高意之遠趣之雋永焉耳夫格以辨其體也意以發其情也趣以通其妙也體不辨則卑以陋意不達則虛以淨妙不



適則凡以近卑陋者淺也浮虛者誇也凡返考也  
執此以論人所以代不數人人不數篇也已今讀先  
生之集觀其所以爲唱者和者哦者咏者放而嘯者  
適而賦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感慨若有悲者但見  
其格之高也恍然若登乎雩之山也其意趣之遠已  
永也宛然若臨乎雩之江也先生其所得於雩之山  
若水者多矣孰謂人之傑不本于山水之靈而言之  
精不符乎山水之秀也哉

鄉邦義事集序

是卷龍祁州爲其父鑑齋先生作也先生故儒家自  
其先公居鄉有塘曰賀石者歲灌田可百畝以波及  
族人族人利之稱同產訟焉訟弗直則慙慙且大悖  
會先生官靖江廼愀然曰有是哉夫愛其有私也弗  
親其親悖也吾何私一塘與兄弟悖若是廼走書割  
已分分之卽罷爭完好如故西涯公聞而義之爲大  
書鄉邦義事而鄉邦之在朝者群賦焉颯颯乎世表  
矣祁州襲以示璧璧曰義也夫書以涯翁賦以諸君  
子夫涯翁天下元老也諸君子朝之彥也元老之書



其旨嚴諸君子之賦其辭暢嚴也公暢也達先生其  
傳乎甚矣今之世之俗之衰也人人重產私薄族黨  
耻仁讓雖至親兄若弟不相能如老泉所謂逐兄遺  
子取先人貲田見訟諸孤者踵來也先生其能讓乎  
夫能讓者義也愛兄弟而弗忍也鄉盛德事也斯涯  
翁書之而諸君子之賦之也祁州待若事則疊疊焉  
將弗朽圖也是顯其親也顯親榮也余則順順則和  
和則無所不脩記曰君子因睦以合族詩曰孝子不  
遺此之謂也

義倉集序

張治

昆塘譚氏卽其族作義倉大行公實昌始之雅棋洪  
浚繼成焉張子曰夫仁起於恩之薄也義顯於俗之  
衰也禮始於分之瀆也恩薄則離離而後有弗親者  
矣俗衰則偷偷而後有弗讓者矣分瀆則亂亂而後  
有弗治者矣此三者家之所由以廢也是故君子合  
之以仁欲其親也制之以義欲其讓也教之以禮欲  
其治也親則恩洽故孝之道廣矣讓則俗淳故弟之  
義行矣治則分明故倫之理彰矣是以其道可外子



孫長世也記曰君子因睦以合族此之謂乎故古之  
善化者必先其家家者本也本端故化行化行故治  
成王道備矣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以仁義之  
說通乎天下也知仁義之說通乎天下然後謂之君  
子

贈陳墨莊序

張治

墨莊與予同州里予童而歧長而適適壯而規規久  
釋如也幾二十年庚辰春予以試牒上春官五月墨  
莊亦以貢來京師萬里相得甚歡也會墨莊以分教

巴縣離去予亦將服有官政相學相友不能如昔此  
情豈易然耶夫不能離者心也不能不離者勢也其  
不能離者卒奪于不能不離者之勝焉嗟乎悲矣夫  
以墨莊而止於斯焉若無以自解于天者噫噫天下  
之事惟義與命而已矣義則可常而命則不可必焉  
者也君子修諸義以俟乎其命肆其道至焉施孟之  
子同業而異遇樗櫟之不良於松柏也限之以窮谷  
絕壑百牛莫致也樗櫟當途或得以斧於匠石懷卞  
璞三獻而三別以瓦缶陶者比于畝歲數益其然者



義也其不然者命也而君子終不以彼而易此故能處窮達不亂焉墨莊言有壇宇行有坊表道有一隆熙熙其樂人之臧也有不當則隱隱然以恐能修義矣跡可遠到而頓于促術可綜世而隘于痺心杆杆不爲悒憐能聽命矣修義故達達故于人順也聽命故不憂不憂故于已裕也順于已裕于人是謂備善師之道與且師也者所以范刑乎人也言繁弱桓黍之功必歸乎范刑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又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君子能作成乎人也而孟軻氏之所謂樂者亦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夫義不大行于已而足以裨人澤不自已出而功不掩勢不必崇而樂在焉墨莊之于命未始不爲遇矣然則墨莊之所以自解者亦或在于斯乎亦或在于斯乎

履素詩集序

王守仁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叅羅公鑒以授陽明子守仁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



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

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



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鑒字緝熙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叅公之父琥亦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履素詩集序

羅鑒都御史

詩凡二百二十餘首先公履素翁之所作也先公少隨父汶仕北平都司斷事洪武初年歸以孤貧力學恬退自守不慕聞達嘗名其軒曰履素蓋取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也性好吟咏感時撫景意到卽落

筆旣沒多失其稿今所存益十之一二爾鑒比得之敝篋中讀之憮然興嘆其間辭意雄渾溫醇精到惟可與知者道也嘗聞之故老極言先公爲人孝友天成敦睦宗族賑恤貧困親賢樂善有古人風鄉人敬服稱爲長者雖其履歷行實之詳今不可考然卽其言之形於詩者如此而其所存可知矣鑒與先君郎中公先後叨致顯庸而子姓繩繩爲衡湘望族未必不由先公積慶之所致也今特次其所遺詩授諸梓將與鄉之知言者共之俾不晦于前而泯于後云



重刻懷麓堂全集序

韓世琦巡撫部院

三湘七澤之間山川偉麗人物環竒古來籍籍于文章者代不乏人然求其筆墨所至全涌磅礴電起雲奔傾圮倒廩以至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者蓋亦鮮其人焉前明三百年獨茶陵李文正公崛起其間雄視海內比時文章之名控引錯綜足爲一代之冠而四方賢豪林立壇坫相馳不無蛾眉之妬此亦亘古由來殊不足惟迨時久論定先民之典型具在猶之積玉元圃藏珠深淵奚能一日掩其文采乎楊文襄

公曾云法度森嚴思味雋永而且稱其天趣溢發脫盡凡近蓋誠服膺之至矣故文章一道傳之天壤固不得以好惡爭爲軒輊亦不得以私意抉其籓籬後如焦弱侯錢蒙叟諸君俱極力敷揚表其大槩至今山陬海澨無不知有茶陵李西涯者蓋其精華吐孕昭著人群固歷久而彌新耳茲湖南當兵燹之後八載烽烟樓船甫定予秉鉞斯土甚憫文風萎蕪寢加陵替輒難振興每思有耆舊先賢遺留著作宜爲後來模範者不可不亟爲表彰也適有署廣文廖子方



卷之二十一  
達浚契予心乃搜求李西涯懷麓堂全集彙爲百卷  
而重梓之則羽翼名賢護持風雅廖子始事之勤洵  
不可泯凡在斯土有興文致治之任者固當共襄其  
成焉是集既成不僅楚南文獻照耀山川貢之史館  
布之士林上以佐朝廷崇文之治下以助操觚博雅  
之資三湘七澤之間又獲一大觀矣是爲序

重刻懷麓堂序

蔣永修  
提督  
學政

嘗觀古人身後則論定獨明李西涯先生歷二百年  
褒刺不一烏乎西涯何遇於生前而不遇於身後也

幼舉神童已結王眷年少成進士過壯大拜歷首輔  
受孝宗顧命無一差蹶不可謂不遇矣迄何李蹄弛  
蹉跎負才謾罵其初不過爭文章之名意氣所激遂  
欲使不得爲全人士林一唱百和謂西涯文章取熟  
爛人物取軟靡甚者有進士山東李伯華相逢亦罵  
李西涯之句毋論是非當否其辭固輕薄矣弇州則  
欲獨有一代者也不置茶陵於必廢則壇坫必不在  
太倉故大縱其說勢使莫挽迨晚年始悟曰西涯樂  
府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憾其說已行世不可復收



卷之二十一  
并州雖悔而不可復收之言爲士林金科玉條矣其  
最所指摘者劉謝已去國西涯獨眷戀不休當時已  
曰回首長沙芳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不知西涯所  
以優於劉謝者正在此也三公同受顧命朋友寄託  
猶不可負况君父乎老僕受故主命輔幼主值其不  
肖寧禦侮和內以守其家乎抑畏禍懼罪逃而不顧  
乎託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西  
涯得其遺意焉嘗聞致仕後每談國事悲鳴不已浚  
有幽冥負先帝之憾邵二泉曰白髮門生思往事每

談憂國淚雙連古今貪位據勢者有憂國之淚否况  
優游泉石間亦不過樂聖啣杯作爲問門前客之嘆  
肯復去國懷君涕泗漣漣耶當時逆瑾擅柄劉謝二  
公以介持之西涯獨外與和而內與辨陽爲調劑而  
陰護正人故在孝宗朝有細必爭在武宗朝有大必  
爭瑾忤奴所護者細爭其細則必亂予以細則必安  
斯大臣之體亦御小人之法也史稱扶植善類滋培  
元氣此二語何易承當苟非酌沉潛高明之中劑競  
練緩急之宜史臣必不昇此語也而後人尚欲議之



何哉一旦立門戶尚氣節則後厨甘陵元佑黨人之禍起其遺害賢士大夫寧終極耶故當日論西涯者西涯不與之辨惟守已率物優容樂易以鎮之老臣憂國議論所不恤其心固已苦矣後日論西涯者西涯門人滿天下卒無一人持激論以相衡惟守其學志其行不敢以黨護禍國家不敢以爭名毒縉紳至嘉靖末猶賴西涯之門生故吏以治天下則西涯之教可知也余持論大約與焦弱侯同錢牧齋刻列朝詩益暢弱侯之旨條其門生爲一卷以證人物取軟

靡之謗又與程孟陽論其詩反覆發明浚求忠厚和平之所在於有明三百年獨推西涯一人非牧齋之阿也至今日而後論定也烏乎西涯又何不遇於身後哉余巡星沙與安仁署令劉子美度茶陵廣文署席廖子方達購求是集美度固茶陵人得是集尚未有善本蟲魚亥豕譌不可舉仍與二子共訂而刻之楊文襄曰其詩文浚厚渾雄不爲屈竒可喜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準



乎斯言誠盛世之音也然而西涯詩文盡於此數言  
 矣且今之論西涯者又未嘗深入西涯之室但拾唾  
 餘之說余茲刻成將通告之海內則論之者不亦可  
 以寢哉

贈彭侯仲文序

同知茶陵事陞  
靖江州知州

廬陵王昭

嘗謂同官為僚有兄弟之義有骨肉之分至其子孫  
 亦世講之此同僚之情不可以不篤也予與泰和彭  
 侯仲文同道而同官自至茶陵以來夙夜惕勵更相  
 勉飭務以忠君報國為心以愛民利物為事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不為也於是上無掣肘之行下無蹙額  
 之作閭閻有鼓舞之樂士民有絃誦之聲自非彭侯  
 之忠誠顯著仁愛交孚其何以臻此哉僕忝佐郡事  
 將殫犬馬之勞終効尺寸之功上以酬朝廷作養之  
 恩下以盡聖賢開示之道皆侯之德有以感勵之也  
 侯泰和月池人世以忠孝相傳篤生傑士傳及於侯  
 蓋不知其幾百世矣今侯以茶陵風土淳厚士民振  
 轅遂家州治之南十里因名其地曰黃堂所以不忘  
 蒞官之意也予時秩滿陞去限迫惜不得與侯長叙



久要也爰因赴任書以為贈

附彭仲文像贊

宋丞相周必大

色温而和性直而剛恭儉忠孝愷悌慈祥宜天假之以遐齡而安享其寵光

附秩堂御史思賢公像贊

族孫彭時正統狀元

讀父書才佐廟廊貽孫謀基肇秩堂蘭臺執法鳳威麟祥允矣同宗之瑞展也盛世之良

彭敏自行誥補序

傅明垣 知州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而已故孔子以用舍行藏為一  
致孟氏謂獨善兼善為同歸也余承乏茶陵簿書之  
暇與諸生課藝謬甲乙而品題之彭子羽伯名翹屢  
與而屢愜予心愧年少不習吏事清風兩袖彭子亦

澹然自若口馴之詩徒賡也迨准假歸套紅解身閒  
得步黃堂而訪羽伯澣我俗襟考其先世所目知其  
世祖號敏自諱洪功者隆萬間隱君子也有聲謬庠  
口不言貧廣授生徒知遠大夫耻獨為君子者耶子  
五哲卿一經不輟常卿明卿皆以孝友聞季開卿即  
羽伯三鳳之父也聞開卿為人倜儻非常明季曾受  
知於督撫堵公諱胤錫者稱其膽氣過人授以材官  
給守府焉羽伯公之家孫今以明經進士達名天府  
次翰季翹皆庠中卓犖不群者言論丰采恍醉人於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闔苑冰壺中因詳閱州乘見以進士出身宋天聖間  
從泰和宮茶陵越九年遂家黃堂諱仲文者則敏自  
之鼻祖也元之魁賢書臚第二諱璟孫者則又彥秀  
公次子思默公之後而敏自之少祖也累世簪纓如  
此彭氏之興寧可量耶口今芝蘭翠於砌玉樹裊於  
階之瓚之珩藉藉泮宮而之璉之琬之珪復書香振  
徹行看玉笋方萌名葩層秀孰非敏自之所蘊隆也  
哉朕則隱在一身逸在一時而不終隱逸者不世世  
乎

學校碑

李 祁 元人

學校視科目爲盛衰科目興士多由學校故所以崇  
祀吾夫子者無不用其至科目且廢學徒春秋朔望  
鮮有至焉而爲政者又從而輕之其視夫子庭宇之  
圮祀事之闕漫不加省雖道之汗隆未必在是而人  
心世道槩可感矣茶陵學校於湖湘爲盛大成有殿  
始故宋寶佑間其後雖屢修葺然皆因陋就簡隨補  
隨壞至元丁丑冬郡守吳侯蒞事明日祇謁先聖閱  
殿宇棟梁榱桷蓋瓦級磚無完者慨然任爲已責首



捐俸以表衆命校官饒進曰毋侈用毋妄支謹儲蓄  
以待事於是僚佐協謀材備日積越明年六月鳩工  
併役不更朔而告成桷腐者攻棟橈者隆龔甃黝聖  
堅實克美老於更事者咸謂修葺之精用心之勤無  
如吳侯蓋侯之用心者學校以爲已事之當然而非  
以科目盛衰爲作輒也以爲事當經久而非可以因  
陋就簡苟且一時也被其無意乎是者固無足道一  
或有之而相仍苟且是則不可以追守責矣是皆不  
足與論侯之用心也自三代迄今凡幾千百載而人

倫之道不廢是果誰之功與今之人相聚而居相侶  
而食以安夫日用之常而不知夫子之道實維持之  
故河汾王氏之言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嗟乎安  
得人人有是言哉况夫子之道不可一日無則所以  
崇祀吾夫子者不可一日廢此侯之用心其去流俗  
甚遠予因人心世道之盛而於侯有賴焉故特爲發  
之侯字端卿名思義爲政尚寬簡所謂豈悌者也爲  
是役也公退之暇日必至焉其心切切懇懇何其至  
哉後之爲政者皆如侯之用心則斯道之賴其有已



乎

學校碑

太學士李東陽

茶陵在宋元爲州州有學燬於兵燹洪武間始降州爲縣建學於縣西部外成化間復升縣爲州知州俞君蓋遷學於州治西偏弘治間李君永珍復遷部外學屢遷而科目士愈踈闊弗繼丙辰之歲董君豫來知州爭考諸圖籍知宋元舊學在西南二里其地曰獅子口與茶衛指揮王侯廷爵往相遺跡半沒於民家於是白其事於長沙府知府王君瓊又白之湖廣

布政叅議夏公昂按察副使湯公全又白之巡撫都御史沈公暉閻公仲宇巡按御史曾君昂王君恩皆報許且檄府通判李君錫暨董共事則以隙地易諸舊主又募州衛諸義民多效財力藉諸佃作得千數百人而役之除其舊基果得斷堦敗礎於下蓋其岡脉自雲陽山而來洶湧奔放結爲是區左右山水交拱環抱不見其際信吾州勝地也顧舊學堂殿皆狹隘移其故材拓而新之規制閎敞輪奐輝麗亦加於昔經始于丁巳十二月迨戊午七月告成自入國朝



百有餘年而州始復其名又二十餘年而學始復其地始亦非偶然者矣予聞而嘆曰人稟天地之性以生其善同也或爲氣質所限又移於習俗之偏則不能以不異惟學者能變其氣質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苟明而強則其性無弗復者矣及得位以行政教則能變其習俗齊可以至魯魯可以至道苟至於道則人之性無弗復者矣若不克變而徒致力於事物土地之間以求之奚益哉吾州文獻之地其在前朝登巍科躋膺仕樹功立業者相望也旣久而不振豈非

學與教之責哉今復而州名復而學地亦振起作厲之機而明彝倫正風化之義固於是乎在士之學於是者必澡志潔慮擇善而力行使德崇業廣足以濟一世利萬物則非獨爲一時一鄉之士雖稱爲天下之英才千古之豪傑可也使徒挾名邦夸勝地而不知所以學非徒無益又適以損之固非賢有司教士之心亦豈吾士之所以自處者哉予因學正江海輩及諸鄉士之請特紀成績以告後人且以期復古之效不止乎宋元之盛而已若州佐衛侯義民耆士凡



卷之二十一  
與執事皆刻諸碑陰董會稽人成化戊戌進士清強  
多政蹟記以學故敷序其事云

學校碑

學正黃 泗

茶陵古名州據衡湘上流壤地接江西吉安諸屬邑  
宋元間學在今址時人才與吉並盛其以德業名則  
有祭酒譚公世勣學士李公祁劉公三五他若顯科  
第者尤後先相望也元末學燬國初建置不常其間  
人才雖間見而大分不前若矣弘治丁巳前大守會  
稽董有事文教歷探前所由盛士夫故老咸以今址

白遂定議遷復越明年舉貢士二人自後積學勵行  
老日有加焉由是人無遠近貴賤皆稱學之得其地  
而與其功但創始之際事多仍舊故不數年而宮墻  
漸傾正德乙丑今大守施謁廟視學慨然嘆曰我聖  
天子屢下興學之詔而是學弗稱若是葺而新之非  
吾責與乃謀於衛侯王君君錫及諸寮士毅然白其  
事於巡按李巡按鄭又白之守巡諸司報許爰畧基  
址揣厚薄仍溝洫量財用擇日命工首建育英坊次  
易石柱爲櫺星門次三齋次兩廡戟門而大成殿明



倫堂則併力爲之工程以漸而民不告勞又以其餘力爲序賓之圃庖廩之區下迨師儒之舍咸正厥次墻以粉飾屋以磚繚黜堊丹漆瓦石級覆悉務嚴整聖賢肖像黻冕絺繪舉以法煥然氣象一新將蠲告成僉以泗爲學宮之長當紀其事義弗可辭乃竊作新之意以頌侯之功而下爲人士告焉夫有司於學之儆而欲新之也必糜厥費勞厥心然後隘者廣陂者平陋者美而學新矣士之欲新其德者亦然必格其物致其知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而德新

矣德旣新則鄉薦之君用之事業之措由家而國而天下又將無一不本於吾之自新者以新之斯無負於人君建學立師之意而賢有司作新之望亦塞矣慨夫今之爲士者思不及此徒工習於言語文字之末以決科干位苟弗如意乃或致咎于風土意外之虞而併怠其所習無恠乎其德業之難於成也今董侯復其地施侯振其舊而科不乏人山川靈秀之氣似當大泄於今日矣噫士而際此能益加淬礪胥相誘掖務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以克之則拔茅連



茹之漸日將盛大而宋元之多才不足言也若徒視  
學之新且美顧乃玩愒弗新其德又或苟焉以自新  
而無實以克之則雖文足以華國亦要名徼利之術  
耳奚足爲吾道輕重哉記爲施侯作故特次其成功  
與其作新之心併勒諸石以垂諸永久其於建州遷  
學之詳顧若畧焉者蓋有元老西涯先生所作也在也  
侯名佐浙之歸安人發身科第作郡多善政興學其  
首務云

青霞觀碑

祭酒虞集元人

茶陵州青霞萬壽宮自蕭梁時州有饒道亨真人仙  
去卽其宅爲道館曰洞真觀宋初主觀事胡玄雅亦  
有道術香火日盛其季年改賜曰青霞國朝皇慶元  
年嗣漢三十八代天師朝京師其徒戴永堅在行奉  
被璽書任持青霞觀進其道士劉克忠以自副後延  
佑四年有旨改其觀曰青霞萬壽宮永堅任持提點  
如故克忠爲提舉悉力宮事至順辛未宮燬永堅留  
上清屬克忠更作之至元丙子永堅從三十九代天  
師朝京師以新宮成告玄教大宗師吳全節言曰故



事名山大川道宮之成則必請於朝命文臣書其事於石集賢院得道宮之新成者五而青霞其一也具爲奏得旨以命臣集而臣集以久居田里中書省准勅咨江西行省撫州守臣致其命焉臣集嘗脩史官謹列其事於石因放其序爲州志及永堅所言而載之茶陵舊名雲州後爲縣國朝爲州真人姓饒名道亨梁大同中嘗爲吏性正直不阿厭吏事自免去修行於舍夢神人自稱老君而告曰吾有符章盛以玉函在子宅中得之當詣雲陽山紫微真人學之則道

成可以長侍吾矣旦起囑地數尺果如夢卽馳請雲峰見有寶冠金衣者先在語之曰吾待子久矣遂禮之授以斗極天心之法歸行五七年救人危難不可以數記一日聞空中樂音雲氣若擁車駢而至者遂乘之仙去紫微峯在州西南而觀在州之近胡君玄雅者亦州人幼學觀中及爲觀主則雍熙間矣嘗夢有以施田者至可起待之明日州民白氏夫婦果來施谷潭高廊水口之田又賣界橋之田及谷口長石洲之地共千餘畝以克觀用州舊有炎帝靈廟在康



樂鄉一夕大風雷雨廟壞漂去別有巨木千百墮水積廟傍胡君請於郡府以建靈廟迨其沒後既窆真宗好道家之言夢胡君以鄉里姓名謁見請佐炎帝之祠上覺使有司物色之起其棺惟一履存餘無有也蓋羽化而仙矣得其事詔爲立祠炎帝廟傍賜皮弁青圭絳服朱履號曰感應真人官水旱疾疫之禱無不應者景定中以靈顯封顯祐真人而青霞之宮兩真人各殿而專祀矣戴永堅上清正一葆壽宮中羽士也性剛介有守嘗從師授太乙天章之法其法師

以其姓氏白於期七日神人自授之以其書爲佐驗永堅與師約三日却夢神人朱衣高冠執戟導帝命取其手畫文掌中夢覺手猶痛乃以其文告師師取鑰取書合之如其章自是祈禱水旱馘妖怪曾不勞餘力矣如茶陵之祈雨京師之祈雪其事猶著四從天師入覲初授以通德弘妙法師再以啟觀爲宮授冲道宗玄弘妙法師劉克忠授明素凝和靜一法師永堅三授加以兼本州七星觀事四至京師有旨賜寶香金幡使馳驛歸慶宮成今宮有三清殿有饒真



人天心閣胡真人道紀堂法院三門官廳厨庫廊廡  
等俱備是時元成文正中和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  
處道教都提點夏文咏方作元成之宮於龍虎之地  
以永堅爲賢而與之所以青霞之役則克忠專任之  
矣至於得東山陳氏憲孔宗孔容孔紹大各捐貲以  
助適克忠之也然是時玄教大宗師際遇列聖凡  
數十年欽承上恩以保惠其教是以若青霞者外無  
所撓而得以成其功矣永堅弟子張晉賢適來速其  
文晉賢亦文雅故得事之詳如此嗚呼我國家爲吾

生民之憂其道甚悉也彼仙人道士旣委形而仙矣  
然其神靈依乎山川之盛而能應水旱疾疫之禱神  
明之祠有引無替若青霞者故宜在所書乎銘曰祝  
融之墟炎帝所理百神引從以作民社若火之明無  
隱弗彰敬祠弗怠謂之福鄉雲陽之山神岳來與雲  
氣上騰茶源百出揚清抱和鬱爲望州神人接居乎  
惠則周饒君之興推擇爲吏觸事犯已懲爲耻利恭  
默自返通乎神明符章之獲實彰厥誠嗟彼下土鬼  
蜮蝨賊觀於天真霄壤千百是其存心與天爲徒以



善我民豈不永圖胡君之神亦皆孔著帝命來錫  
節蕃惠鬱鬱青霞莫於此方民之依居千載相望我  
聖天子視遠如邇無小無大降福孳孳新宮之成卜  
築孔宜呈上有聞錫命不遲咨爾岳祇辨方受命祇  
祠以聚罔敢弗正日下紫微仰瞻不違率職以行有  
安無虧史臣分書載筆有志增益綏保以待來世

青雲菴碑

張治

青雲菴去城西郭里許宋旌忠寺故址也南渡寇曹  
成比眾萬人煽禍江湖群奸肆掠武穆討焉曹成走

茶陵武穆追至之也遂就俘縛回擊震奔厥武用者

士之從戰陣而沒者以其骨函之西郭殯焉奏建寺  
祀之額曰旌忠嘉死事也歷宋而元兵燹代割礎礫  
咸蕪人弗能知武穆也况旌忠乎弘治癸亥王參戎  
君錫始圖復之奉武穆主祀焉郡之人自是欣欣然  
仰止矣然畫宮以域陳蒨以居正德庚午予表復踵  
成之棟閣乃脩秩節聿興丹碧鐘鼓甲乙乎叢林也  
丁丙予讀書其中至之夕夢雲覆其宅光氣燭於天  
是歲予旣舉鄉錄僉以爲兆也改題曰青雲嗚呼地



卷之二十一  
建之勝恒因乎人而人道之久而者則存乎天理之極也武穆之身不能一日安于其國百世之下車輪馬久之地人所愛焉不天理之極能然乎是故君子之道其久焉耳夫天下之事其興而廢廢而復者常相尋也自是而往循名索實茲地之在他日或以青雲復焉亦猶今之以旌忠者不可知也佛氏之教根蔓流衍弗可薙已孟氏有言君子正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惑矣天下飯佛之地其興復誠若是也則人皆知天理之可从而趨向之心生

焉斯正經之漸也子產之治鄭也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可謂能悅民矣蔽而敵之其蔽愈固韓子曰人其人廬其君火其書是敵之也嘉靖乙酉閏月甲戌立

雲陽山寺碑

劉應峯

州之西十里許有山曰雲陽丹巖翠壁列爲屏障古幽人竒士多潛跡於茲而名姓未從考也故郡志稱其形勝可避世隱居云峯連七十一亞於衡嶽最高而中峙者爲紫微峯凌光景而薄星辰峯之下舊有



紫微書院荒沒歲久意今之僧寺卽故址也山多竒石柯磊懸如鐘鏞泉流石壁間漚而爲池不盈不竭藤蘿蒙密陰翳泉聲澎湃若雷疑有神龍潛伏於中者故池以五雷名而郡人所禱從焉余少也貧讀書山中晨夕共僧人饘粥朋類罕知者然俗物不侵襟抱清曠灑然出人境而立乎塵氛之表暇或登山之巔眺之則環羈城遠近高下景象萬狀舉不逾履舄下可歷歷睹也每自與心較曰士君子能不遷於物自適其所適卽終身山澤幸矣視區區浮雲何足羨

耶及丙辰濫入仕籍歷三年所矣而舊時几榻書篋尚留僧室中會郡侯秋門徐公登山見之知予于茲山有故淵舊林之思也乃爲余上值出帑請於臺省以茲山屬余主之余忻然受而謝曰昔人志欲高尚者每不得已從計升斗爲買山之資今遇賢郡侯默識予意樂助成之則無用爲升斗計矣况山鮮生殖之利人無我取之嫌故重違徐侯意不敢矯情辭也昔晉郗超慕戴安道之高輒爲辨百萬錢置宅舍于剡中當時傳爲美談顧余之鄙俗庸穢愧非戴安道



儔也而謬承徐侯之愛固若斯能不思所以報稱之哉使他日得返初服管領茲山將群里黨士居遊于中循朱張之軌溯孔孟之源冀茲山與岳麓石鼓共稱名勝庶不虛徐侯意矣若嘯傲山谷放浪形骸徒竊高蹈之名則余志所不存也而抑豈徐侯屬望意哉故余自得爲茲山主人卽寤寐山之水雲竹樹間矣而恨其奪于事勢歸志未卽諧也癸亥冬余改官南部歸省庭闈廼與茲山訂歸以年餘期且出俸金屬僧海訓修葺室宇以俟余歸至甲子冬僧人具書

報余工已落成且索

爲記將饒諸石時余已上章

告眷還山有日矣故

此先報山靈併記其歲日云

旌忠寺碑

劉應峯

茶陵舊有旌忠寺去城西百步許蓋宋岳武穆公廟食之故址也時武穆討賀賊曹成道經茶陵後之人追其忠烈遂建祠設像以祀之歲久傾圮日致湮沒有司不議修復卽奉主於名宦祠未有專祀故旌忠遂爲頽垣荒區矣至正德丁丑僧曰圓證出裏鄉李氏舊家欲尋故址劊構以居先具白於郡守張公許



之乃命地主上舍羅燔義官羅煇鳩眾捐財以助修  
焉院宇佛像俱次第就緒嘉靖丙午吉水念庵羅大  
史雲遊於斯雙谿曾侯往訪之喜州城之近南此足  
以遂遊樂之娛而惜其規制未宏復命僧更墾拓之  
自是佛殿之後有觀音堂堂之右有經院堂之左置  
埭一座仍棲武穆之主於殿之前以示不泯完舊益  
新規制視前增美焉鄉民罔察訛呼爲金鐘庵蓋音  
之相近然也州志仍舊書之予性喜靜每往來遊息  
於斯雖非寬閒寂寞之野而寺宇窈然深藏其中竹

木陰翳禽鳥時鳴亦可以遠囂突而暢適興者然俛  
仰之間或穆之陳迹在目觸景興懷未始不惻然有  
感于心也蓋公之精誠散著如日月之運於天光不  
可掩如江河之行於地浩不可禦蓋無所往而不在  
也求其隆廟貌秩祀典以追崇之者燁燁然遍於薄  
海之內何係吾茶一郡而已哉但官守之敷教茲邦  
也示人以言者不若示人以迹之切感於所聞者不  
若感於所見之深故祠之修廢於公初無加損而世  
教之攸關居多矣向使旌忠故寺恢復如往日事魏



狀炳狀恍若神明之存著則郡之士大夫望而瞻之  
臨而炙之孰無豪傑之思忠義之氣沛狀興起者乎  
苟有邪衷異志之徒趨而過其祠者蓋將恐恐消沮  
之弗遑矣此鼓舞人心之術良有係於此焉故宋趙  
清獻公出守杭州慨錢王之墳廟蕪穢奏改妙音院  
爲表忠觀祠事卽付僧道徵世掌之此獎勵忠臣振  
勵士風之義也至今傳爲美談乃若武穆之精忠凜  
凜光照後世又不啻錢氏効臣順之忠而已也今因  
祠宇之湮廢而遽爲浮屠氏居則前後守茲土不知

其幾人寧無有愧於清獻公之爲乎狀旌忠之名猶  
幸其未盡泯滅者或於浮屠氏與有賴焉蓋廟祀之  
廢墜殆非一日矣使不爲佛氏之徒所據吾意巨室  
窺其荒頽鮮不利之爲已有或坎其窪以爲池或築  
其垣以爲塲旌忠之遺址泯乎其無聞矣故地以寺  
而尚存神以寺而有棲名以寺而未泯使後之人猶  
知此爲武穆公過化之地者圓證創復之力亦豈可  
盡誣也哉

青雲山碑

羅其倫



州治之西有青雲山焉勝國時本名旌忠庵其易以  
今名則張文毅公題之以昭瑞應也予觀祀典所載  
首重死事之臣故嘉武穆之烈者復以西部山爲旌  
忠庵而所謂青雲山者則但以祀佛焉歲久且圯寺  
任持湛虛乃捐資而鼎建之工竣徵記于予或有問  
予曰此山舊有文毅公碑碣語詆緇流且引韓子之  
言直欲廬其居而火其書吾子乃不辭而爲之記何  
也予告之曰文毅公望重元輔主持世教思欲闢異  
而反經且也湛虛緇流也爲佛弟子葺治祇園予爲

之記寧用金薄姑乎宋儒有言三教之說其來久矣  
近世陳蒼公作論其言亦如唐史所載粥鉢僧邊和  
尚之類是也若夫人之至者謂其內空五蘊識透三  
乘使之遊洙泗之門而裁成之其存養省察之功聖  
神功化之極寧不可企而及也予家仲子文經讀書  
其中爲予言此山靈異親見琪花瑤草之秀安知文  
毅公所謂雲覆光騰者非實有所見而但托言於夢  
也然則青雲山之興識者且以卜吾茶文運之興則  
謂湛虛爲吾黨功臣可也寧值爲佛報恩已哉



東城起卧樓碑

陳五美

粵稽治有休徵城名白鹿庭無俗韻樓號清風紀大理之五華矜岳陽之四絕前之君子興固不淺抑以其才足有爲而德足及其餘也繫我宜侯理繁治劇則優於才秀外憲中則富於德蒞茶以來舉凡利於國便於民有裨文教有關祀事者廢則修之缺則補之其造我茶者業云脩矣歲丁卯東城成樓爲風雨所摧形家言雲山佳氣特鍾東隅爰建州治於茲苞靈納秀形勝甲湖湘則此樓之于州治猶箕尾之麗

天泰山之維地左个左史之正位堂簾蓋偶缺焉不可雖朕千秋盛事待人而興江山之助亦曷可少有城都之百堞增層樓之五尋維屏維翰固其所也尤喜好山觸目曲水環垣風月侵檻禽魚當檻公餘之暇時一登矚俯視千門烟火桑麻雞犬在在生成於以昭政流化洽恬狀樂也若夫羽籥絃誦而博士弟子可以處覽勝尋芳而騷人墨客可以遊鼓鳴柝應而金城湯池益以固至謂障東流而迴狂瀾此又形家之言小民習聞其旨尤踴躍而樂觀厥成我侯謀



溪慮遠實為國家作屏翰計因是鳩工庀材慨狀捐  
建甫閱月而巍樓雄峙遂成壯觀扁曰起卧又儼狀  
出雲龍變化之才沛霖雨蒼生之德且欲使為之下  
者震動恪恭有所興起云爾廣斯旨也而侯之造我  
茶者亦焉有涯乎 侯諱思恭字允肅三韓人

重修懌山山門碑

傅明垣

余承乏茲土鞅掌簿書吏事之暇有僧持冊長跪若  
有所請余閱其顏題則重修懌山山門也因進而叩  
其巔末為甚悉懼山距城四五里原為胡公翠宇之

所慕朽木和尚道行披山斬荆于其巔而建菴以事  
焉菴外置田數十畝為常住往來取足于斯時衛守  
周公聞而重之備伊蒲供朽木為師于是朽和土之  
名噴噴人口而懌山僻區亦得與茶之諸名刹比峙  
也可不謂盛歟迨周公去任胡無傳人嗣後 征南  
將軍師恢茶城差繁賦重菴僧感感焉病之羅紳錡  
者胡翠宇之彌甥也承其遺業收其田里而輸納之  
蓋有年矣今歲春山門傾圯羅紳首率茶之善信捐  
貲鳩工力董其事事竣僧因請余言以勒貞珉余謂



釋山茶之勝地也蒞任以來無功德于茲山何敢貪  
 為已力焉僧曰否否前日之創建得周公而名顯今  
 日之重修更賴公文以壽世余因之有感矣地不難  
 于菴而難于菴之田亦不難于田而難于田之差差  
 日煩則菴田未必永存田不存則僧眾無以取給弗  
 存弗給胡之創造可世守乎然則羅紳之功力雖少  
 逸于胡而胡之世業非羅紳莫保余之信心固不逮  
 周而周之故事或又以余言而新也爰樂從僧言而  
 為之書

東軒賦

林廷玉 知州

歲舍困敵葭飛函鍾哉生明之大昕客有造東軒主  
 人者曰桃都聲動扁膊景從羗長庚以俶墜眺扶桑  
 而已紅發物類之象罔開埏垓之冥蒙晨光熹微野  
 色瞳矐况鬱蒸之未熾正清明之在躬淑哉景也而  
 吾與子年甫青妙髮髹齒皓目明耳聰幸將來之無  
 極猶朝曦之始東其為喜何如哉主人曰惡是何言  
 也歲月征邁梭櫛羽飛剛黃口之未幾倏白頭之遄  
 催苟來者之無聞不過與草木同為朽腐而已又何



年少之足恃乎子其傾側吾請竟其義焉蓋東之方  
位于時爲春于卦屬震春之爲言蠢也萬物蠢然而  
生震之爲言動也萬物紛然而動春以一元而首四  
時乃溫和始至之鄉震以一陽而下二陰有雷震奮  
發之象故君子當夫春也則乘時進學之不遑游夫  
雷也則恐懼修省之罔暇安肯樂其壯盛玩時愒日  
私竊喜幸乎哉乃若大禹聖人猶寸陰是惜一饋十  
起文王亦聖人且不遑暇食緝熙敬止而予何人顧  
敢般樂怠傲而自逸豫乎哉吾將與子及此富強亟

圖興起居敬以存吾心格物而窮眾理使付畀之善  
不虧其初而天下之道咸足于已秉苞桑以自持矢  
全歸而後已執此心以行何天下之事有不可爲者  
若夫壽夭窮通命也何足計哉不識吾子以爲何如  
客乃矍然而起負墻而立日子之言昭朕若發蒙矣  
敢不承命於是擊節而歌曰歷少原兮清芳啖沆瀣  
神漢兮九觴閱方壺甌瓊兮拓我睚泛麗澤兮桂擢  
蘭舫願從美人兮歸道德之鄉言未旣俄而陽鳥中  
天簷影頓移客喑然曰無乃真宰促其晷以孚吾子



卷之二  
之言乎主人喜其與客情志之符契也拊髀掀髯咲  
揖而別

西軒賦

林廷玉

講事既輟諸生退澹南澗居士默坐于涖江書院之  
西軒瞑目存息一真虛湛萬感歸寂戒慎恐懼之工  
夫是持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可識俄有一翁突向  
前曰鄙人巢居面墻有年矣聞子丕闡濂洛關閩之  
正學謹來借聽問其姓名旋辟不荅予見其修眉皓  
髮衣冠甚備與之坐而問焉翁曰子奚不坐于東軒

耶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吾朝居東軒順乎陽也  
夕居西軒從乎陰也翁曰西之爲陰何居予曰兩儀  
奠位四隅攸宅水土生成有一定之理氣化運行循  
一定之則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寔陰之方也是故  
天至西而傾地至西而寒日至西而墜晷至西而短  
雷至西而聲微土至西而不毛陰之歉也于四時爲  
秋于四德爲利于五行爲金于五聲爲商于五性爲  
義陰之類也天遇其氣至而沍寥地遇其氣至而乾  
燥草木遇其氣至而凋零鳥獸遇其氣至而翫毛鷄



鸚鵡鷓鴣蟋蟀遇其氣至而卽鳴人遇其氣至而悲傷  
陰之感也翁日子方教人肆力詩書何乃講聞輒耽  
逸思睡不幾于宰予之晝寢乎予咲曰豈其狀哉蓋  
人之心體靜則專動則雜靜則虛明動則窒暗苟不  
存此心之靈于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則眩  
瞶迷惑雖朝詩暮書亦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  
教人無事時且去靜坐朱子亦曰觀書察理草草不  
精皆由此心雜而不一莫若收斂身心靜掃雜慮令  
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夫動爲陽而靜爲

陰故吾居東軒則誦讀居西軒則存養亦陰陽之義  
也夫豈晝寢之謂哉翁曰非茲來吾虛今生矣予方  
內顧翁倏不見出戶而視夕陽在山江影沉碧而已  
予曰嗚呼噫嘻異哉翁也無乃涖江之神歟抑亡是  
公烏有先生乎不可知也會中書君至命識之作西  
軒賦

天馬賦撫文

陳泰

若有龍兮溼洼之子榮河之孫產自月窟來于大宛  
筋權竒而虎脊兮肉磊砢而峯顛精神變化不可測



奇陔少志 卷之二十一  
兮上貫乎房星之垣朝發蹤乎河濟兮晡沒影乎崑  
崙雖有銜勒不暇顧兮彼輿隸其焉能授昔遭時之  
孔阨兮伏早櫪而中顏隨驚駘而並駕兮又或驕逞  
而相欺啖芻莩而不飽兮羗豆菽之可期軌擗車而  
登大行兮路岩堯而嶮崎羲和迫而將晏兮勢蒼黃  
而摧萎翩翩之伯樂兮道安適而逢之茲狀爲子涕  
兮爾何困乎此歛世貴賤之不分兮信焉用夫駿爲  
解劍佩以爲質兮吾將持子而西歸欲掃空夫大漠  
之野兮寧轡玄圃而騰崦嵫不然乘雲躡風載周穆

而遠覽兮造王母乎瑤池于是天馬俯首噴沫振鬣  
仰吁物固各有所遇兮遇固各有時向微子之超越  
兮骨委絕其誰知縱逸氣之凌厲兮獨不爲子而徘徊  
倘一識而遠舍兮駕輕車兮何悲伯樂復嘆而爲  
之歌曰天馬兮風驟批作耳兮夾鏡瞳少不自見兮  
老愈上嗟哉增澄兮吾知爾之爲龍

前題

陳奎

振長鬣而一嘶兮異識余之所意壻埃風而上征兮  
願借翠雲以爲鞍隨飛龍而上下兮羗先路其焉避



彼豈乘虛而騰踏兮。追雲逐電之可與也。庶其求之  
玄黃之外兮。則亦駿骨之可市也。

前題

李朝端

銳質脫兔。駭蹄超鴻。散飛星于舉尾。貫流電于垂瞳。  
淋漓赤潘。磊塊肉鬢。脊橫綉壁之霞。耳削涓川之筒。  
朝秣和連之禾。夕飲上池之淙。

璽館賦撫文

曾策

不莊不麗。匪雕匪斲。弗事金碧。弗崇丹堊。髮髯大古。  
棟宇初作。

蟄戶啟封。蚤蚋受風。司晨展日。內宮盛容。詔閨中之  
麗質。擷上林之芳叢。伺眠食于三泮。奏成功于九重。  
輟排殿之清燕。勤若事之親供。匪好勞而惡逸。期藉  
轍于聖功。

雲夢賦撫文

陳誼高

緬懷楚子之遊田兮。佩明月而冠雲排。千乘之旌騎  
兮。紛馳驟于水濱。但知走獸之是獲兮。豈得非熊以  
致君。漢高之偽遊兮。未必臨幸乎此中。咲齊封之雖  
大兮。終愧夫汨羅之孤忠。



靈臺賦 撫文

曹師孔

覽氣運之無窮兮肆氛稜之異景不憑高以誕正兮  
曷所徵而能信謂勞佚之有節兮匪徒務乎遊觀固  
爾民之是力兮豈予心之所安念經綸之伊始兮紛  
總總其莫殫寧勞事之弗亟兮恐而力之胥殘  
顧嘉名揭揭之匪願兮亦民心之所附也謂予有其  
樂兮吾不改乎此度也

靈臺賦

解元尹謙孫

憇岐州之故墟步靈臺之遺址鬱老樹兮千尋淡寒

烟其十里王澤藹乎莫窮皇風蕩兮未已覽天宇之  
宏犬撫千年兮茲土噫嘻盛哉靈臺之經營乎蓋雖  
後世猶可追想而興起也想夫天啟其蒙地廊其夷  
高山是甸京邑是基屹崇墉之翼翼列朝市之尊卑  
闡皇猷展洪規肇丕謨示無私後一代之制作妙大  
智之設施於是乎大史推測司土度量靈龜食墨以  
協卜坤軸効異而呈祥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占龍見  
而致用建昏星以鋪張因高原隰積土爲岡薦巧思  
兮班陞運神造兮夔襄繚板幹之平平勤畚築之鏜



鏗程土物之有等議遠邇之有常協群黎之子來會  
衆志之時將成鳩工而僭事畢輸力而芒芒聳差義  
兮中天奔岌案兮排陽混鴻濛兮六合隘宇宙兮八  
荒匪計而設匪謀而良誇成功于不日若靈異之無  
方爾其思程獻成繪圖奏功典瑞呈測候之規大常  
詔啟行之容玉軼策驅馳之範八鸞展和鳴之嘒馳  
道生春輦路薰風千官擁仙仗之肅萬姓慶呼嵩之  
同乃登靈臺乃望氛侵虞淵浴日喬嶽捧雲瑞藹穆  
郁氤氲紛紜驗景之後以測和平錦霞貫斗則四夷

欵塞青雲徹漢則萬寶告成將至治之有象恢生意  
於無垠天顏預悅群從和欣載瞻載懋乃酬乃賡瞽  
矇奏清廟之瑟樂工呈韶濩之音匪暇豫之是徇聊  
舒眺於吾情白鳥翻霜林之翼赤鯉戲碧藻之鱗馴  
鹿濯濯兮卧莎草之翠祥鳳噉噉兮颺梧岡之鳴觀  
物性之自狀咸滌泳乎浚仁如日之煦如春之溫如  
天地之造如雨露之恩妙潛孚而默感爰及喙息而  
跂行然後知聖明之德積仁兮故靈積美兮故益神  
囿之而莫覩其迹咏之而莫可以言形也悠悠往事



得夫如旅彼瓊宮瑤臺固已鞠爲園蔬澆爲蒿櫓雖  
垂髻戴白亦莫知其所矣緬靈臺之舊蹟思往聖之  
遺緒益信姬周之至德宜垂譽於千古

大史廖道南曰謙孫雲陽人也雲陽山水明秀灑  
氣靈光鍾而爲才尹氏得其秀而靈者爲多東波  
謂驅海濤於硯滴耀文星於筆芒者非耶贊曰有  
美靈臺周文之囿白鳥麋鹿生意可掬謙孫之賦  
詞達藻郁爰用書之以豁心目

前題撫文

尹貫道

攬余轡兮西往遙余邁兮岐周稅余馬兮靈臺騁余  
目兮遐之陬繫神聖之制作兮固靈妙而叵測念卑  
服于康田兮亶不遑乎寢食豈一臺之經始兮顧弗  
恤于民力歌遺音于周雅兮良有感乎文之德美化  
行兮岐之西汝之墳分漢之涯歌麟趾兮咏騶虞龜  
在藪兮鳳鳴岐馳遐思于八表察氣稜于二儀匪工  
築兮是耽匪盤遊兮是嬉

梅洲賦撫文

譚子發

梅之清維子之心梅之白維子之節清且白兮子之



德兮從子之洲兮宜百世而芳流兮

赤松紅霞賦

引

彭康

壬寅秋讀書赤松晚借方外知休登高遠眺  
頃之紅霞爛熳徧布異常休日霞之爲物無  
時不宜茲休徵也好賦之月出歸院援筆以  
應

天不愛道霽三瑞五燬文章地不愛寶銀甕丹甌闔  
輝煌等閒赤水上蒸霞胎脫崑崙映日華忽卷忽舒  
忽斷連似雲非雲天欲然杏林遠觀春無限荷沼高

炎夏倍妍秋愛桂丹香作伴冬憐楓紫老周旋異矣  
哉紫微眩彩兮峯會赤松漫天粧丹井舒氣兮坎濟  
南離碎錦坊名山有人兮氣吐虹霓萬丈芒河陽蚤  
兆兮花發桃天十里彰三石映江兮珊瑚出遶海島  
一床絳被兮硃書重觀日中王君不見安石國花  
如熟石家錦幃至今設又不見武陵溪花易迷函谷  
老人若再騎不須灑以砂井水廣延霜裏堪比美不  
須飲以芍藥湯嵯州雪陣又誰降霎時少女并州剪  
一幅紅綾任短長遙望仙人騎赤鯉拾歸闌苑作餽



糧

龍頭賦 引

彭康

石龍子弟率多讀書祠樓國初大兵營集不知其爲何許人画龍頭于上學博樊上理老師征遠過而咏焉旣而家兄豈平三律姪次淑曰絕余一一次其原韻適興一時弟愈詠愈覺其真愈覺其幻其說何居伸紙賦之

維寫生於一曰今初不留以姓名玩壁間之韻語今

幾番費我閒評夫何縮首斯爲明哲耻學龜藏搖尾可乞哀憐羞隣狗逐潛身自愛相忘大禹之舟歛辰不張善却安公之駕僧繇之睛已點破壁無聞陶母之梭同懸震雷如故謂是聽法而起居非三寶之門採食以噬認錯五花之島且也橋皮一畫鶴可以飛葛陂一投竹亦能化茲胡爲僅軒昂于一壁且耐久于重樓雖龍樓稱奇敢儼尊崇於楓陛画龍傳好未經具足于葉庭豈伊人之闕筆歟抑箇中有深意也律吟絕咏終落白窠續尾襲牙祇覆甕瓿何以用筆



蔡陽州志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墨傳筆墨不事支言使龍頭還龍頭無添蛇足大抵  
書樓經閣却嫌花鳥紛華繡虎雕龍用壯琴歌興味  
故示茲頭角崢嶸之象俟乃龍標奪取之人

主敬銘

林廷玉

人心出入憧憧靡定業用就荒事罔或正奚以宰之  
曰惟是敬主一無適嚴肅剛勁大虛中涵湛狀止靜  
萬事隨感一惟順應作聖之功是曰要徑

行恕銘

仁爲道遠造匪一蹴恕以求之是曰良術正己責人  
推心度物一公自持靡徇利欲形骸爾殊分願咸足  
惟日強焉功用浸熟萬物一體優入聖域

修德銘



人得於天五性咸備奚以桔亡氣拘物蔽修之維何  
反同變異惟心是存惟知是致靈屬中虛大空弗翳  
復焉執焉罔虧付畀克實光輝塞乎天地

凝道銘

大極之理無乎不該樞紐萬化管攝三才人於是道  
何以聚之操心究理修德是資德全於心道見於是  
克拓流行罔有不至道不遠人欲之則是



人得於天五性咸備是以枯心氣均物微修之維何  
反同變異惟心是有惟知是致靈德中虛大空弗異  
復焉善焉同動付昇竟實光輝塞乎天地

規道銘

大極之理無乎不該樞紐萬化管攝三才人於是道  
何以聚之操心究理修德是資德全於心道見於是  
克拓流行間有不至道不惑人欲之則足



